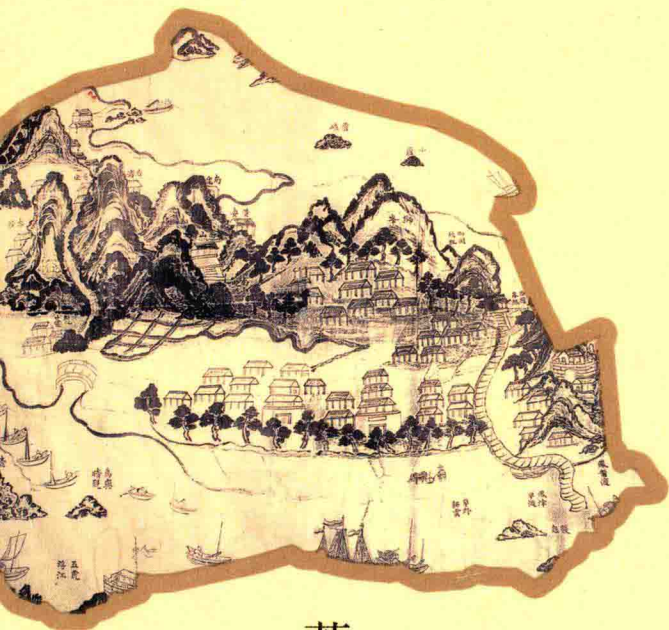


嘉登琅岐



萧何 主编

- 寻找刘崎遗存
- 对话琅岐乡贤
- 品赏嘉登海韵
- 回味故乡风情



嘉登琅岐



萧何 主编

- 寻找刘崎遗存
- 对话琅岐乡贤
- 品鉴嘉登海韵
- 回味故乡风情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嘉登琅岐/萧何主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50-0690-9

I. ①嘉… II. ①萧…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4658 号

嘉登琅岐

萧 何 主编

责任编辑 郑咏枫

助理编辑 刘 旻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万紫千红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13

地 址 福州市北环东路 15 号红星工业区 12 栋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69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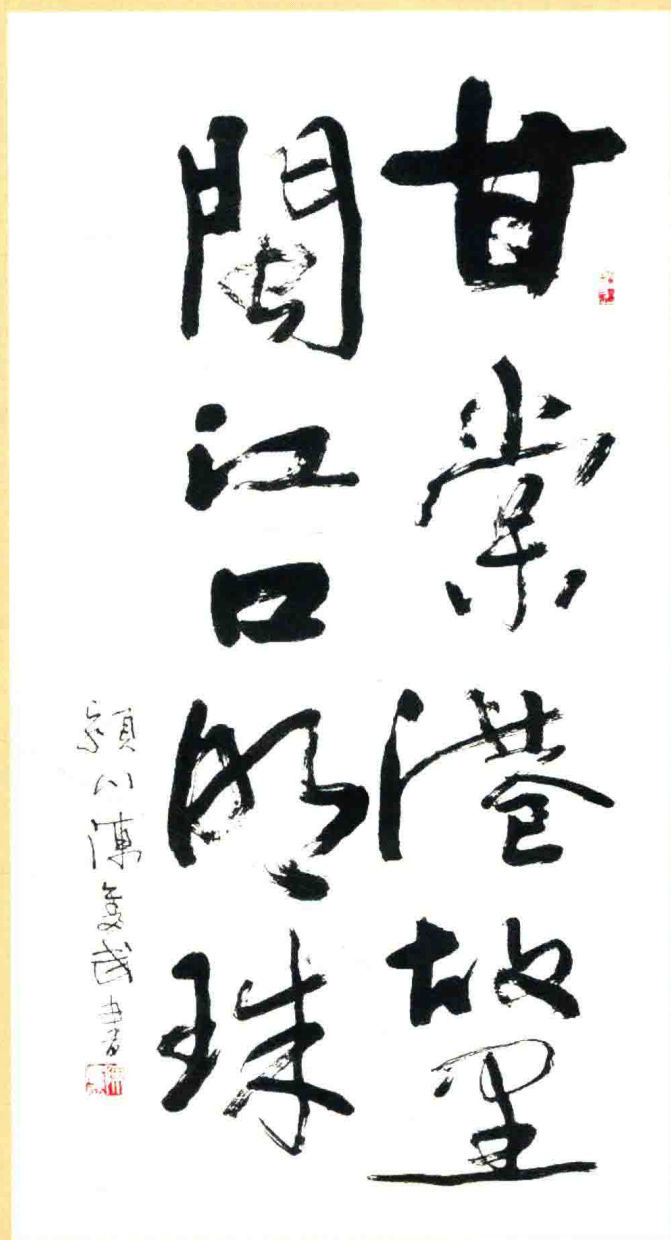
定 价 10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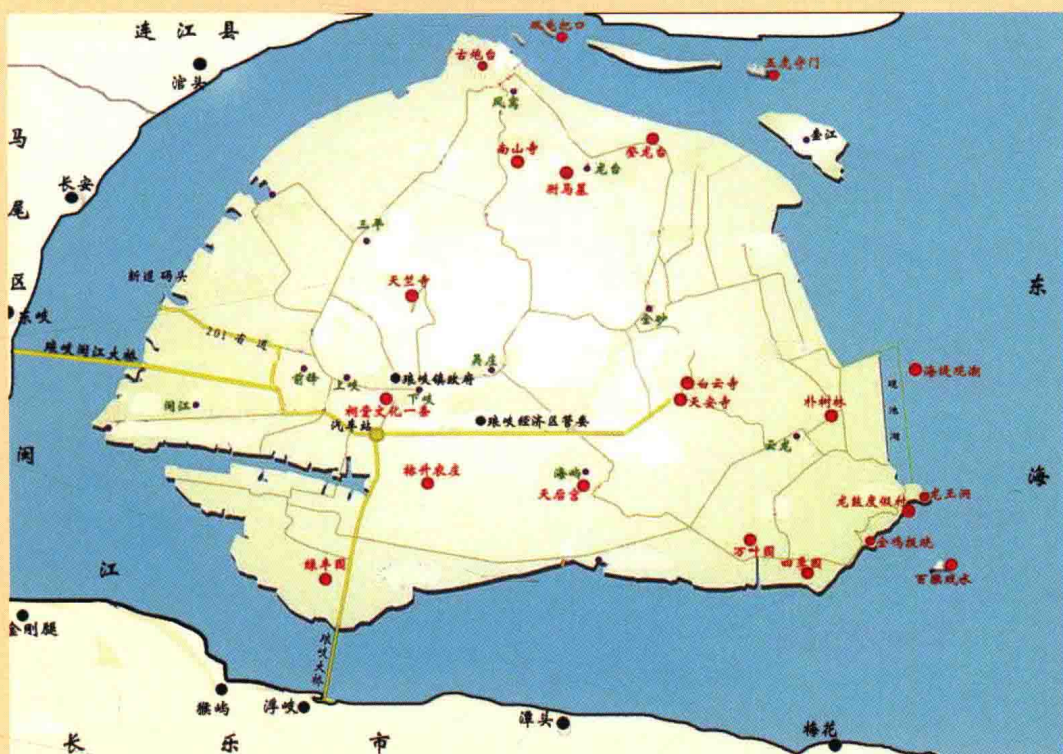
习近平：“琅岐地处闽江口，咸淡水交汇，那里的海产品很有名。最早琅岐也是特区的选点之一。”

(摘自2010年9月8日《福州日报》)





福建省文联名誉主席、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奋
武先生题词



琅岐岛是闽江入海口的一颗明珠。闽江三面环岛。东与马祖列岛隔海相望，相距仅 18 海里。距福州市区 40 公里（2018 年福州东部快速通道建成后，距离将缩短至 20 公里以内）、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25 公里。全岛总面积 92 平方公里。

琅岐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名胜古迹众多，琅岐古港是唐代王审知开辟的福州甘棠港的组成部分。琅岐最早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后“唐辟海陬，宋稠庐宇，明标宦绩，清振科名”。历史上出过进士、举人 40 多名。明代状元翁正春及第前曾在琅岐白云山白云庵读过书。

琅岐岛古称“琅琦岛”、“琅琦山”、“嘉登岛”，因刘姓人家较早迁居岛上，俗称“刘岐”。琅岐唐代属闽县晋安乡海畔里。宋代属闽县晋安东乡，里名不变。元代，海畔里与海曲里（壶江、川石岛，现属连江琯头镇）合并为嘉登海曲里。明代，改为嘉登里。清代，为闽县东南二区嘉屿区。

新中国成立后，琅岐曾分别隶属过闽侯县、连江县、福州市郊区。1996年1月，琅岐镇划入福州市马尾区；1999年12月，省政府批准设立琅岐经济区。

现在，琅岐是国家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福建）自贸区的组成部分，是福州新区的组成部分和交通枢纽所在。琅岐岛自身也以打造国际生态旅游岛作为目标。

序

陈伟

何强先生送来由他主编的《嘉登琅岐》一书清样，希望我能为之作序。我翻阅两遍，深深被书中内容所吸引，读兴未尽。

琅岐是我熟悉的地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福州郊区工作时曾多次去过，当时的印象是，环境优美但交通不便，资源丰富但开发迟缓。为此区里专门成立“山海开发办”，负责北峰山区和琅岐岛屿的开发。但当时的着眼点主要是在经济方面。近年来又去了琅岐几次，虽然是走马观花，但确实感到琅岐变了，不仅经济上有了长足发展，社会事业尤其是在旅游业和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方面都做得很好。

读了《嘉登琅岐》，我对琅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她不仅是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的闽江口一颗璀璨的“珍珠”，而且也如何强先生所言：“她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故事有温度的岛屿，一份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完美融合的样本，一处海味鲜美、瓜果飘香、鸥鹭翔集、绿色醉人的生态家园。”

实际上，《嘉登琅岐》描写的虽然只是琅岐的境、物、人、韵、情，表达的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祖国大好河山的自豪感，体现的是中国人一份浓浓的“乡愁”。《诗经·小雅·小弁》中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嘉登琅岐》一书的意义不仅在于记载、讲述、保存了琅岐的许多历史记忆，让我们走进琅岐，熟悉琅岐；还在于它对研究、挖掘我省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乡土文化和滋养保护我省自然生态大有裨益，从而激发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美丽乡村，保护历史名镇名村。如能这样，则是我们希望和期待的了。

2016年1月

(作者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甘棠港故里 闽江口明珠

(代前言)

何 强

2010年9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到福州考察工作。当福建省、福州市领导向习近平同志汇报当年他在福州工作时亲自领导编制的《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实施情况时，习近平同志点评说：“琅岐地处闽江口，咸淡水交汇，那里的海产品很有名。最早琅岐也是特区的选点之一。”（见2010年9月8日《福州日报》）

习近平同志当时的寥寥数语，言简意赅，既点出了琅岐三面临江一面靠海的自然生态特点，也点出了琅岐终将迎来大发展的区位优势，更道出了他对福州对琅岐这片熟悉的热土所怀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

2014年元旦，闽江琅岐大桥飞架，琅岐迎来了千年难得的发展机遇。现在，琅岐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福建）自由贸易区的组成部分，也是福州新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枢纽所在，而琅岐岛自身也在积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岛。福州要沿江向海、要建设国际化滨海城市，有着“甘棠港故里”、“闽江口明珠”之称的琅岐，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也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这座原来默默无闻、四处“寄居”的岛屿（琅岐曾隶属闽侯县、连江县、郊区，现属马尾区），对它未来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琅岐是我的家乡。在我眼里，她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故事有温度的岛屿；一份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完美融合的样本；一处海味鲜美、瓜果飘香、鸥鹭翔集、绿色醉人的生态家园。

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岛屿

《山海经》说“闽在海中”。琅岐岛的白云山、九龙山在几千年前，与昙石山一起，都是泱泱闽国的组成部分。宋梁克家在《三山志》中记载，当时的琅岐

在晋安东海畔里，名“王晡山（海中）”。“晡”也写作“晡”、“埔”。唐末五代初，闽王王审知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决定开辟甘棠港，修造海船、交换货物，招徕海外商贾，以通有无。因闽江入海口怪石耸立，堵江塞海，惊涛骇浪“覆舟害物”，于是，他派得力部将刘山甫到闽江口王埔渡（今琅岐凤窝渡），“碎巨石”、“移其艰险”，甘棠港也就“化安流于碧海”了。刘山甫也成了琅岐岛的最早开发者之一，因其功劳之大，岛也就有了“刘岐”（也写作“刘琦”、“刘崎”）之称。之后，福清籍御史大夫翁承瓚因厌倦朝廷的“难于为治”，也羡慕家乡在闽王治理下的安宁与发展，60岁就辞官回到故里，并成了闽王的宰辅。他的孙子翁欧也许是出于对甘棠港刘岐岛发展的憧憬，携着全家，于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从福州康山里迁徙到了海畔里王埔山（今琅岐凤窝村），翁氏也成了琅岐岛有族谱记载的最早居民之一。

琅岐岛作为福州甘棠港故里，在宋代就开始了发展并逐渐繁荣。现在凤窝村，还留有两口偌大的宋井，让人充分想象到当年这里的人来人往的繁华景象；朱氏祠堂里展示的一副画于明万历年间的王埔渡及当时琅岐岛全图，可见屋舍林立，闽江口两岸船帆片片，巡检司城楼旌旗招展。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任福州法曹（掌刑狱）时，有一天，乘舟到闽江口琅岐岛游览，写下《海中醉题时雷雨初霁天水相接也》一诗：

羈游那复恨，奇观有南溟。
浪蹴半空白，天梁无尽青。
吐吞交日月，汹涌战雷霆。
醉后吹横笛，鱼龙亦出听。

到了元代，琅岐岛原有的“海畔里”这个地理概念的称谓，被改成了寓意美好的“嘉登里”，琅岐岛也因此被称作了嘉登岛。

元至治元年（1321年），嘉登岛上建起了凤窝南山普陀寺；至正五年（1345年），王埔江头道（码头渡口）得到重砌，被称为官道；到了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江夏侯在福建沿海建烽火台以防倭寇，琅岐岛上便有了烟台山烽火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在琅岐港等地伺风开洋。嘉靖年间，戚继光率兵在闽江口琅岐岛抗倭；清代时的嘉登岛，更是尽显风流——悲壮的马江海战，也只有在闽江口两岸的烟台与长门的交叉炮火声中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琅岐岛面积不大，人不多，但名人辈出。宋至清，走出了几十位进士举人，有的在历史上还可圈可点，如王祖道、林存、陈文肃、董养河、翁敬棠等。吴庄村人王祖道，是岛上的第一位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端明殿大学士。他分别在宋元祐三年（1088年）、崇宁二年（1103年）两度出任福州太守。他在福州台江建造的浮桥，至今为人们所念叨；他在家乡修建的王厝前文殊院，是一处难得的

文化标志，遗迹尚存……

“唐辟海隅，宋稠庐宇，明标宦绩，清振科名”，这是清代里人为琅岐罗溪朱子祠撰写的长联里的一句，它是对千年琅岐历史人文的简洁而形象的概括。今天，你走进琅岐，如果拉长耳朵，一定还能听到不少关于琅岐的千年故事呢。

当然，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挖掘与展示，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特别是站在已沦为马厩的朱子祠面前，站在还被荒草掩盖着的烟台山炮台群遗址上，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发出尽快抢救琅岐千年文化遗存的呐喊！好在这呐喊声，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琅岐岛的千年历史故事将会更加清晰、丰富、生动地站立在我们面前。

一份文化融合的样本

与许多福建人一样，琅岐人绝大多是典型的“河洛郎”，许多祖先也是来自中原河南固始县，中原文化的印记深深刻在琅岐人的心里——敬宗穆祖，耕读传家。这一点，从琅岐人喜欢在自己姓氏祠堂前高高挂起的堂号里就可见一斑……

琅岐人还有勇于开拓、敢于并善于漂洋过海的海洋文化的一面。几百年前，明代亭江举人董应举就在自己的《谕嘉登里文》中，对琅岐人的这种性格进行了描绘。文章不长，摘录如下：

董见龙谨谕：隔江嘉登里，地多海咸，时遭岁歉。然昔年未通蕃之时，生计亦自不乏，殷实时有者，人无外心，各勤本业也。

自近年恶少生心通蕃，地方益穷，去年死海、死盗、死倭及病归死者不下五六十人。骨肉生离，长作蛮夷之鬼；妻儿恸哭，莫招鱼腹之魂。丁壮或至绝嗣，髑髅杂于泥尘，呜呼哀哉！通蕃求富，反以致穷；通蕃求活，反以速死。若以不顾死亡之心力，用之农亩，用之生理，亦可救口安生，妻子且得长聚。不幸而死，亦在故乡，何至析骨灭烟，如此之甚。今日兄弟妻子思想悲泣，当日何不力行劝阻，使至此极乎！

嗟夫！前车既覆，后辙又寻，前通倭，今又通红夷矣。恃水洋七更船之便，贪小物三倍利之多，莫不碗毡羶袜，青袄皮兜，叉手坐食，耻问耕钓。其黠者，装作船主，客银落手，浪用花撑。不德大姓又阴主之，断送人性命以益自己，罪莫大焉。更可怪者，漳泉通蕃，其故习也，今乃反来嘉登觅船。舍彼素通之地，借途于此，不知何意。数年满海受南贼之害，今以嘉登为窟，将无引鬼而入市，深恐种祸于无穷。

此地独董汉桥、江益侯、陈鄂渚数君超然不染，言之蹙额，淤泥之中亦有莲花。汝等何为甘沦恶趣，害己而祸地方。非痴、非愚、非恶、非劫数将至，

不作此事矣。

念在隔江，不得不一谕相劝，听与不听，即是人鬼生死之关，毋忽。

回到那个时代，作为儒者的代表，董应举的这番言论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早在祖宗留下的土地上，努力耕读传家，这是封建时代的主要价值观。但文章也为我们说明了这样的事实，琅岐人向外讨生活，最初是因为“地多海咸，时遭岁歉”，之后，慢慢成了琅岐人的擅长之道。祖先的这种海洋文化性格一直被继承了下来，琅岐人继续义无反顾地漂洋过海，走向五洲四海，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琅岐还因此成为了反偷私渡的重点区域。对此，我们也需要用历史和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琅岐镇在册人口七万左右，而在海外的多达三四万人。一个新的侨乡，已屹立在了闽江口。祖籍琅岐的海外华人华侨，在追求个体幸福的同时，给家乡也带来了富裕；同时，在海外，他们也在维护祖国统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当代中国形象等很多重要活动中，发出了声音，展现了风采。

琅岐人这种心系祖国、情怀桑梓的中原文化与面向世界、开拓进取的海洋文化的交融，也集中体现在了今天岛上众多的姓氏祠堂里。

祠堂，又称家庙，是汉民族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宗族文化的象征。宗祠体现了宗法制中家国一体的特征，是忠、孝、廉、节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作为本地民系结构的集中表现，岛上现存的不同姓氏和不同家族的宗祠建筑数量之多，如按镇村面积和人口计算，是其他地方少见的。而且，这些祠堂大多始建于明清时期，中规中矩，精致庄严，不少还被列入了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祠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千年琅岐岛熙来攘往的富足面貌。

走进琅岐祠堂你会发现，坚韧、拼搏、共存、互助的琅岐精神，如同千年甘棠港的遗韵一样，依然在琅岐人的血液里流淌着。专家认为，这些明清宗祠，除了承载着难以割舍的乡愁外，还蕴藏着许多文化层面的价值。

首先，琅岐祠堂是福州明清时期同类建筑研究的重要范本。琅岐宗祠建筑群，虽多有重修，但一直保持明清建筑原貌。这些建筑，均为硬山顶构造，运用穿斗抬梁结构，大都由大门、照壁、藻井、拜亭及正厅等构成，根据进深不同带有数量不一的天井，另有牌匾、官阶牌等文物，神龛内供奉有大量牌位，呈现出“万代如见”的情形。

其次，琅岐祠堂是福州乃至福建民系迁徙路线的重要参考。不管是西晋衣冠南渡，还是王审知入闽，福州都扮演着入闽第一站的角色；其后，这些最初定居福州的氏族，进一步往莆仙、闽南乃至广东、台湾等地迁徙。这些迁徙轨迹，也都能在琅岐宗祠建筑群中找到相应的参考。而且，从祠堂里，我们还能看出琅岐人走向海外的轨迹，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特别需要的。

琅岐作为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有机融合的样本，其价值还没有被更多的人所

关注，更没有进入到社会学者田野调查的视野。我曾向文物专家咨询，假如对琅岐的祠堂进行梳理，整理出有关中原南迁及向世界迁徙的逻辑，如同客家人的祠堂一样，打包申请成为一个更高级别的保护单位的可能性，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一处绿色醉人的生态家园

得益于福建省领导的高瞻远瞩，1994年，琅岐有幸被定位为“建设现代化蔬菜副食品基地和具有田园风光特色旅游度假区”。21世纪初，虽然有人提出要在琅岐岛搞工业区，还做了一个方案，但因为有了省委会议纪要，在琅岐发展工业的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琅岐岛也因此躲过了被草率工业化的命运，也才有了今天打造国际生态旅游岛梦想的点亮。

据记载，清代台湾教谕谢金銓，乾隆年间曾在琅岐衙前村陈燮（四川川东兵备道）家中教馆三年，与翁曾（明代状元翁正春八世孙）是同乡。俩人同在琅岐教馆，又同好诗山山水之乐，于是，经常相约到雁行洲泛舟钓鱼、沽酒唱和。谢金銓生动地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处芦洲蟹港烟帆繁树之间……海月如昼，渡桥板相游，诸子牵小舟繁树荫中，买鱼沽酒，沟灯分照至达旦。大海初阳照耀，波平如镜，雁鹭鸥凫，上下水际，东潮未至，履沙岸。蛟龙洞府，乱石高下，皆螺蟹所蚀，玲珑石窖……时海中读书之乐，真不知人间还有宝贵耳。

看来，100多年前的琅岐岛，就是一座生态旅游岛。今天，我们站在绿色田畴旁，白鹭依然会绕着你翻飞；站在雁行江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也时时入眼。但是，未来的琅岐岛，生态是否还能得到这么好的保护？人们似乎却变得没有把握起来了。

在我看来，琅岐绿色生态的典型样本除了雁行洲之外，就是已有400多年历史的云龙村的朴树林。2013年9月，在琅岐闽江大桥通车之前，我在拙作《拾零集：城乡文化观察》的代自序《四百年后，家乡的朴树林还好吗》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我担心这样的日子会有一天不再。琅岐岛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座“朴树岛”。因为交通的相对不便，至今拒绝工业的光临，岛上绿色缠绕、白鹭翱翔。雨后的清晨，如果在岛外看琅岐，看到的就是一幅水墨风情图。但很快就有一座大桥，要把琅岐与外界更便捷地勾连起来了，到那时，琅岐可能就不是“朴树岛”了，而云龙的朴树林还能这样悠闲自在地在海边固沙看风景吗？

也许，这是一种杞人忧天。因为，现在琅岐岛已经被计划要建设成为一座国

际生态旅游岛，为此，政府也做了详尽的规划，划下了生态红线。但是，人们面对岛上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楼拔地而起，担心有一天，在进岛的时候，抬头看不到白云、九龙这两座琅岐的生命之山；站在白云山、九龙山之巔，却望不到养育了祖祖辈辈琅岐人的闽江与东海那生命之水了。这样的琅岐岛，还是自己的家乡吗？这样的家乡，还能让人记得住乡愁吗？

建设生态旅游岛，必要的基础设施是需要的，但千万不能因此成为投机者跑马圈地的乐园。有专家精辟指出，琅岐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岛，可以作为一个目标，但要清楚，在现阶段，条件远未具备。当前能做的，不是希望出让多多的土地盖起多多的高楼，而是下功夫把路、水、电基础设施做好，把污水垃圾处理好，把美丽乡村建设好，把岛内已有的旅游度假设施资源整合利用好，再适当发展一批整洁卫生、管理有序的民宿，琅岐岛生态游就起步发展了。这样的目标看似很低，但是实实在在，也最能体现当今“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我深以为，在发展路径还没有完全清晰、建设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的情况下，保护也是一种发展。

一次座谈会上，我说，琅岐的土地来之不易，它是上千年江水与海水的亲吻交融的结晶，是有生命温度的，但如果要毁掉它，也可能就在一夜之间。一桥架飞渚，为琅岐带来了“快”，这是琅岐的运气；而“慢”则永远是琅岐的福气。今天，假如要让人在两者之间只能选其一，相信更多的人会选择“慢”，因为，它是一座海岛的生命的本真，也是当代人的心灵的追求。我们应当知道，真正的绿色生态家园，首先应当是努力保护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应当是精心呵护温软可人的沙洲湿地，应当是倾心聆听当地流传了千年的故事和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百姓心中的心声！

每一个喜欢、了解琅岐的人，都会对琅岐未来的生态产生或多或少的担忧，但我还是相信，正是因为有了更多人的担忧，琅岐生态岛的建设将沿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科学轨道前行。一座时刻弥漫着瓜果的清香，飘散着海味的鲜美，起舞着漫天的白鹭，让你时时刻刻沉醉在绿色里的生态之岛，将永远镶嵌在碧波荡漾的中国的闽江口。

嘉者，美也、善也、吉也；登者，上也、进也、成也。嘉登者，琅岐也。

乙未年冬日于金水湖畔

（作者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福建省委副主委、编审）

目 录



| 寻找刘崎遗存



- 5 远去的渡口 / 哈 雷
- 10 海天苍茫看金牌 / 林 焱
- 15 寻找千年甘棠港记 / 杨 枫
- 21 朱子祠，文明的遗珠 / 王炳根
- 26 在闽江口拜见朱文公 / 何 强
- 34 白云山·白云寺·七菜姑 / 石华鹏
- 41 龙台驸马墓随记 / 胡建雄
- 47 古代琅岐港寻踪 / 杨东汉
- 53 海的迷思与归途 / 莫 可
- 57 再访琅岐 / 一 笔

| 对话琅岐乡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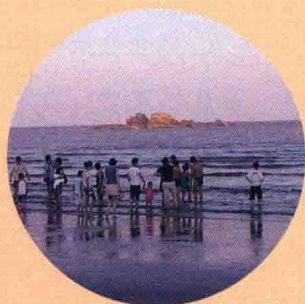
- 65 那海、那岛、那人 / 陈章汉
- 73 琅岐的两张艺术名片
——陈奋武与江爱松 / 林公翔
- 81 守望乡愁
——琅岐文史专家杨东汉印象 / 里 仁
- 86 生活在纽约的琅岐人 / 白 水
- 91 曹燕灵的童话旅途 / 年微漾
- 97 三登龙台公园记 / 萧 何
- 106 海岛上空的星星 / 边 际
- 112 中景与中庚 / 梦 笔



| 品赏嘉登海韵

- 123 美丽的琅岐岛 / 何少川
- 127 我的琅岐之行 / 陈元邦
- 130 生长的快乐
——致琅岐朴树林 / 蒋庆丰
- 133 江海交汇处，那一片沙滩 / 黄文山
- 137 琅岐的色香味 / 林 山
- 142 琅琦朝阳 / 嘉 登
- 147 爱上琅岐那片海 / 树红霞
- 152 芦洲的芦苇 / 林秀美
- 157 朴树林之南 / 陈美者
- 161 栖居琅岐 / 曾章团
- 168 上帝遗落的珍珠 / 郭永仙
- 173 闽江口明珠三部曲 / 海 文
- 180 一桥飞江渚 / 郑龙腾
- 185 滩涂上的小精灵 / 苏 素
- 189 早玉之遇 / 田荔琴
- 192 杨桃，在我心里长成一片果园 / 涂映雪

| 回味故乡风情



- 199 歌咏家乡 / 朱本彬
- 208 琅岐十景一瞥 / 朱立仪
- 213 九龙山随记 / 后渚人
- 219 风流抒情琅岐岛 / 朱建彬
- 222 老家印记 / 吴东芳
- 227 从未离开 / 陈再爱
- 231 家住海边 / 叶发永
- 237 外婆家门前的小浦 / 义 生
- 242 琅岐的路 / 立 异
- 245 与雁鹭们一起栖居芦洲 / 沧 海
- 252 附录
- 257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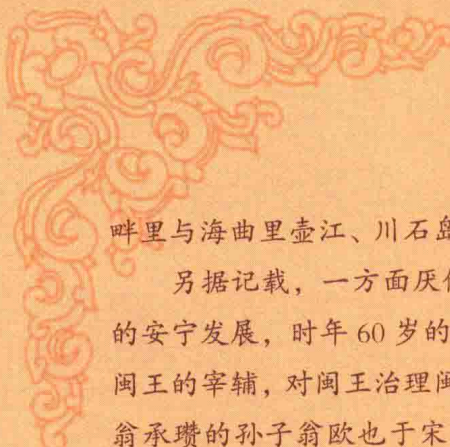


寻找 刘崎 遗存

在福州方言中，琅岐，音读“牢耶”，写做“刘崎”或“刘岐”。这个称谓，代表着琅岐曾被闽王王审知所关注，琅岐也由此进入了历史典册。

唐末五代初，王审知治闽近30年。他保境安民，发展经济，促进文教。特别是开辟甘棠港、修造海船、招徕海外商贾，以通有无，对偏处海隅的闽地加快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记载，古代闽江口入海口的最狭窄之处急水门，怪石耸立，惊涛骇浪，岩崖堵江塞海，不仅阻碍航道交通，而且“覆舟害物”。于是，在天祐元年（904年），王审知派其得力部将刘山甫到闽江口王晡渡（晡，也写作埔。在今琅岐凤窝渡），“碎巨石”、“移其艰险”，甘棠港也就“化安流于碧海”了。刘山甫也成了琅岐岛的最早开发者之一，因功劳之大，琅岐岛也就有了“刘崎”之称。元代，琅岐海



畔里与海曲里壶江、川石岛（现属连江）合并为嘉登里，所以琅岐又称“嘉登岛”。

另据记载，一方面厌倦朝廷的“难于为治”，一方面羡慕家乡在闽王治理下的安宁发展，时年60岁的福清籍御史大夫翁承瓚辞官回到故里，并欣然受聘成了闽王的宰辅，对闽王治理闽国有襄助之功。也许是出于甘棠港琅岐岛繁荣的憧憬，翁承瓚的孙子翁欧也于宋太平兴国八年（984年），从福州康山里迁徙到了海畔里王埔山（今琅岐凤窝村），翁氏也成了有族谱记载的琅岐岛的最早居民之一。

今天，有充分的资料证据表明，王审知开辟的甘棠港不在南宋人梁克家所认为的福安，而应在福州闽江口，琅岐的王埔渡，就是甘棠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琅岐寻找甘棠，自然也就成了作家们关注的内容。

史料载，自宋开始繁荣之后，元至治元年（1321年），嘉登岛建起了凤窝南山普陀寺；至正五年（1345年），王埔江头道（码头渡口）得到重砌，被称为官道；到了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江夏侯在福建沿海建烽火台以防倭寇，琅岐岛上便有了烟台山烽火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在琅岐港等地伺风开洋。嘉靖年间，戚继光率兵在闽江口琅岐岛抗倭；清代的嘉登岛，更是尽显风流，悲壮的马江海战，只有在闽江口烟台山上的炮火中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本辑文章，正是对千年琅岐的一次追寻，作家们让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栩栩如生地站在了我们面前。

